

引用格式：黄伟鸿. 香港教育大学的生死教育课程实践2011-2021 [J]. 华人生死学, 2025, (1): 125-133.

华人生死学 >>>>>>>

CHINESE LIFE AND DEATH STUDIES

生死教育



香港教育大学的生死教育课程实践2011-2021

黄伟鸿

摘要：黄伟鸿现于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任教。他在2011至2021的十年间，教授《生共死》及《生命之旅》两门有关生死教育的科目。前者属香港教育大学通识类的选修科目，后者则属香港教育大学经验学习类的选修科目。本文讲述他于接手筹备这两门课程时所面对的情景与困难，包括怎样在旧有以人文学科角度为课程框架的通识科目基础上，为《生共死》一科注入新的多元学科元素；并怎样构思以经验学习为主导的新科目《生命之旅》，安排不同类型的活动。文章不仅具体说明他于这两科课堂上的安排，也总结了他多年的教学经验。文末，亦分享几个能反映他在这两科教学成果上的故事。

责任编辑：张孟镇

收稿日期：2025-01-09

接受日期：2025-05-08

发表日期：2025-06-27

关键词：生死教育；通识课程；经验学习；反思死亡；死亡故事；死亡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957-370X (2025) 01-0125-09

20世纪90年代，香港正开始着手面对老年化社会阶段的来临。然而，可能当时仍缺乏真正的迫切性，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步伐，一直未如理想。八十年代开始，由坊间不同组织出版及筹办的书籍、论文、研讨会、工作坊和讲座是有的；九十年代开始，针对中小學生特定情境需要的单元式生死课题教材（个别学校做法，各有不同，根据当时的教育署指引，通常内容渗透在不同科目里，以“伦理科”或“宗教科”占的比例较多），也是有的；但具权威性、较完整及具持续衔接性的本地中、小学教材系列，却始终没有出现。当时大学里，也有以生死为主题的通识课程科目，供大学生修读，但绝大部分沿用一贯“文、史、哲”的传统，以人文理论模式教授。科目大纲简单，由通识部（或某些人文学科的教学人员）负责，较少以多元学科及实务角度去讨论相关课题。而以活动及体验形式为主要教学形式的，更是绝无仅有。约在2001年前后，香港教育学院（于2016年正名为：香港教育大学）的陈志坤教授认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既然死是必然的，如何生、如何活出自己、成就他人，死得安心’是人生必要面对的问题”，于是透过当时学院的通识部门，开办《生共死》一科，目的是“让同学们接触中西哲学家对生与死的反思，从而思考和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好好生活，做一个有原则、有爱的人。”²



一、生死教育课程缘起

2011年，陈志坤教授荣休，笔者接手教授《生共死》一科，随后不久并在“其它学习经历”一科的“自选活动主题”中，开办《死亡之旅》一门主题课。亦即前后共有两门与生死教育直接相关的科目。笔者为前者注入多元学科角度、实务性的元素；而后者因隶属“其它学习经历”中的“自选主题活动”部分，故主要以活动及体验形式进行。

《生共死》属大学低年级同学“自由选修”的“通识课程”，3学分，共13个课节。每个课节3小时，共39小时。

《死亡之旅》，属大学着低年级同学“必修”但可选择的“田野实践”课程之一。是“其他学习经历”课程内的“自选主题活动”部分。2学分，共9个课节。每个课节3小时，共27小时。

笔者在本文回顾自己从2011至2021的10年间，在这两科中所作出的生死教育实践。

（一）《生共死》

《生共死》一科，如上所述，于2000年前后开设，通常由两位不同老师负责。每学年开办两次，一次以中文授课，另一次以英文授课。每班大约三十人。通常是上学期开中文组，下学期开英文组。2011年开始，由笔者接替教中文组。

按香港教育大学一贯的习惯，中英文组的《生共死》所用的课程大纲，是一样的。同样按照大学的通识教学目标去写，旨在培养同学某些特定知识、态度和多项不同的通用能力。（即：大学的通用预期学习成果，和学科的预期学习成果。）然而，在执行上，由于任教老师、教授语言及主要参考资料上的不同，中英文组，在实际教授内容上，存在颇大的差别。本科并没有指定教科书，除了几部较经典的英文著作是两组所共同参考外，笔者教授中文组时，会以讲授方法为主，通常参考台湾及香港几间大学所出版的书籍，并辅以华文世界的资料和个案。而课堂讨论时，亦会以香港及世界各地华人的情况作主要根据。而据笔者所知，先后教授英文组的几位同事，都比较喜欢以欧美电影电视剧欣赏作导入，然后作讨论。而他们给同学所参考的资料和讨论个案，由于课堂有“非华语学生”参与的关系，主要会以英语世界的情况为主。举一个例，在导论之后，中文组通常在接下来的部分，就会谈及“儒家的生死观”（有时是“中国人的生死观”或“东方人的生死观”，有时会节录一些合适的电影播放作引入，也视乎能否邀请到合适的嘉宾讲者及当时社会有否突发相关的新闻议题），然后谈及“孝”在中国文化里的深层意义及香港人的家庭观念，再延伸至华人的丧礼殡葬观念与安排等，至少占一至两个课节。但英文组于“儒家的生死观”这类课题上，通常祇会轻轻触及，最多占一、两个课时。两组的差别非常明显。

1. 课程宗旨及功课要求

2012年，《生共死》一科的课程宗旨，是这样写的：“本课程旨在协助学生思考与生死相关的哲学、伦理及宗教之问题，从而帮助学生反省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学生修读完本课程之后，可望能初步建立一个道德价值之思考方法与系统，并发展出一套切合个人需要的人生观，并对于人生之安顿有一



系统的理解与体会。”由此可见，当年或在那之前，该科正如笔者于开始时所说，乃依据当时普遍通识课程主流，以生死为主题，以哲学、伦理、宗教角度为切入点，并以协助同学建立自己一套人生价值观为依归。

该科评分由三个部分构成：

(1) 小组讨论及笔录，占全科 30% 分数。同学需以三至四名同学组成一组，自行挑选一个与生死相关的议题，作平均每人不少于三分钟向全班汇报的小组口头报告。每位组员均会得到同一个“以小组为单位”的分数（占 25%）。然后，每位同学就再当日报告的内容，以及导师、同学的回应，撰写自己在过程中所学所思所得，获另一个“个别”的分数（5%）。报告题目，没有特定限制，但同学须在事前咨询导师。

(2) 个人论文，占全科 60% 分数。同学需自行挑选自己有兴趣的生死相关议题作论文题目，然后撰写约二千字的文章。同样，论文题目，没有特定限制，但同学一样须在事前咨询导师。

(3) 课堂讨论表现，占全科 10% 分数，以鼓励同学多发言及参与。

而根据笔者那些年的经验，同学所选的课题颇能多样化，而且能紧扣社会时事。经常出现的题目范畴，包括：安乐死、自杀、杀人、死刑、堕胎、复制人等。也有讨论新闻个案中的争议部分，比如：世界各地时不时出现“拔掉维生机器”的法庭案例，或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曾出现的随机杀人惨剧、父母携同子女一起自杀等。甚至有以电影、电视、小说、动漫，即如：《犹山节考》《东风破》或《人鱼之森》等的故事内容作讨论的。而且，大部分同学都能够运用课堂中所学，并展示出自己的思考、价值与立场。

2. 教学设计及课堂安排

课堂的基本编排，基本上分成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课节的导论，第二部分是课程主要内容，第三部分是阅读周及咨询时间，第四部分是小组口头报告安排。

第一部分：主要由笔者向同学介绍本科宗旨、目标、教学安排及功课要求。通常会派一张简单的工作纸，要求同学现场分组讨论及回应一些问题，然后挑选其中一位组员向全班作撮要汇报。有时，亦会着同学在工作纸的空白部分涂鸦，简单勾画出他们对生命或死亡的印象与感觉。至于，分享的题目，则主要有以下几条：

- 为什么选择这科？对本科有何期望？有什么预期学习成果？
- 就本科内容，有没有疑团或相关的故事，想向我提问或可以跟其他同学分享？
- 你害怕死亡吗？为什么？
- 你认为生命有何意义？
- 你认为生命是……？
- 你有宗教信仰吗？你信有灵魂或“鬼”吗？你怎么理解生死的问题？

于这首节课中，同学通常反应都很热烈。最常见的分享，有几种特别明显。包括：



是否真有鬼魂？/我试过或听过别人的“濒死经历”。/我想知多些生和死的东西。/我期望上完这科，内心会踏实一些。/我不肯定生命是否有意义。/生命是一场梦。/生命是一场游戏。/有死后世界吗？/坊间的通灵方法是真的吗？

而当同学分享完这些后，笔者就会给他们做些回应及总结，然后简介“生死学”的源流与历史，再结束第一个课节。

第二部分：通常是以教授、嘉宾讲座形式为主，讨论为辅。通常会有一课节是“电影赏析”，播放影像：日本电影《礼仪师》或《小猪的教室》一类的节选，然后安排工作纸和讨论时间。主要涵盖内容包括：西方的生死观；儒释道的生死观；生死伦理学；死亡宗教学；死亡心理学；死亡社会学；自杀、安乐死、死刑、堕胎等专题；最后是课堂总结，分享笔者个人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和谈及死亡须作的准备。

这里可特别分享笔者邀请嘉宾的经验。笔者接手本科初期，课堂部分，主要仍以单向讲授为主。虽然效果不佳却未能丰富同学的学习经历。大约自2014年起，笔者决定邀请不同背景的朋友到大学作特定的专题演讲，通常每学期在两次至四次之间。应邀人士，包括：哲学教授、佛教学者、道士、基督教传道人、殡仪服务公司负责人、安宁服务社工及灵异节目主持人等。还记得有一次邀请了香港一位掌故，为了增加同学的兴趣与投入程度，笔者给嘉宾定了“香港著名鬼故事现场”为演讲题目。由灵异传说带动理性的社会及心理分析，最后引领同学对“未可知”的“终后世界”（After Death）做出种种窥探与猜测，并以东西死亡哲学作小结，效果彰显。另一次邀请的基督教传道人，则分享了他自己双亲离世的过程及他自己信教的经验，同样带动了同学对生死问题的关注。而邀请灵异节目主持人到大学，也有惊喜。同学好奇之余，讲座气氛也特别热烈。他们会问主持人有没有亲身的“遇鬼”经验，信不信有鬼神？及对“死后世界”有什么看法？相关问题，虽然不可能一下子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却肯定在同学心里埋下了继续思考的种子。

3. 课后反省

教授《生共死》一科，是笔者在大学教学生涯中的得意之作。一来，这是笔者从小便喜欢思考和探索的课题。二来，由于准备经年及手头相关资料充足，自己能把相关态度和知识有效地传递之余，更能直接回应同学于课堂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和需要。事实上，从历次收回来的“学习评估问卷”结果得知，同学均非常认同本科宗旨和目标，亦十分肯定笔者的教学态度和处理相关课题的方法。学科的学生学习评估分数，通常达四分满分中的三点七分以上。而在同学自由写下的评语中，有：“这科启发了我很多思考”“课堂中有不少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对答与分享”“老师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经验和看法”“这科的确让人获益良多”等等。唯一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修读的同学，很向往参加外面所举办的相关活动，即如：参观殓房、殡仪馆、遗体火化场地、安宁服务机构和坟场等。于是，几经筹备，在2014年，便有了另一门课《死亡之旅》的出现。



（二）《死亡之旅》

《死亡之旅》在2014年以“其他学习经历”一科的“自选主题活动”部分的形式出现。一开始，便是由笔者策划、设计和主理。而这课程的前三分之一的通论部分，亦是由我负责。主要简介“其他学习经历”的概念，着同学分析自己以往所就读学校的相关安排。严格来说，跟后面的自选“主题活动”，并无直接关系。上完第一部分，同学可以选《死亡之旅》，也可以选《本土历史文化考察》《走访传媒》《认识贫穷》《体验音乐剧》或《英语剧场》等其他“自选主题活动”实践小组。每组大约三十人。其中《死亡之旅》《本土历史文化考察》及《走访传媒》三组，由笔者负责。

1. 课程宗旨及功课要求

本“自选主题活动”组，并无独立的课程宗旨，而“其他学习经历”的课程宗旨为：“使参与同学可以明白、体验及最终可以独立实践一次‘其他学习经历’的主题活动”。而本小组的学习目标，则为“透过讲座、论坛、访问、参观、拜访及导赏团等活动，对‘死亡’的课题，有更深一层次的体验”。而选择本科的同学，除必须出席首个课节及完成“小组活动实践”的口头报告外，需至少参加五次本组所安排的活动。

本“主题活动”组的评分方法：以三至四人为一组，以曾经在本组所参与过的活动为蓝本，筹划及实践一次以香港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活动，然后撰写一份包括事后反省在内的两千字报告。报告须列明该活动跟当时香港中、小学的其中至少一科的学科内容，有什么特定的增强/反馈的学习关系。

2. 教学设计与课堂安排

本组并无传统形式的单向讲授，上课模式与学习过程主要以讲座、论坛、访问、拜访及导赏团等活动进行。课堂的基本编排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所有选修同学必须出席的第一课节的“专题讲座/本科理念、设计及功课要求”。第二部分，是可供同学自行选择参加的主题活动。第三部分，是“小组活动实践”的口头报告安排。

第一部分：主要由笔者向同学介绍本组理念、设计及功课要求。开始时，通常会先请求同学尝试以不同的形式去诠释一下他们心目中的“死亡”。同学亦可以用任何形式，包括：说话、画面、歌唱、动作或舞蹈等回应。然后，笔者就会交代本组将会为同学准备的活动及功课要求。接着的第一个专题讲座，通常由笔者包办，题目通常是：“死亡：一个没有人能拒绝的邀请！”或“从蛛丝马迹看‘终后’经验的真实性”之类的大路课题。

第二部分：活动形式多样化，即如讲座、论坛、访问、拜访、参观及导赏团等，本组只要求同学参加至少五次。历年曾举办过的活动，讲座部分包括：历史名人的生前死后、香港鬼故事现场、佛教的生死观、儒学的生死观、道教的生死观、基督教的生死观、文学世界的生死、电影和与小说里的生共死、生死教育在香港、香港的宁养与善终服务、西方的生死哲学、存在与死亡、死亡与艺术、神话与死亡、哀伤辅导浅说等。论坛部分包括：儒释道对谈、佛教与基督教等。访问部分包括：香港鬼王潘绍聪专访、香港墓穴掌故周树佳专访等。拜访部分，包括：梁津焕记殡仪服务公司、牧爱殡仪服务



公司、香港圣雅各福群会后顾无忧服务中心、香港中文大学解剖室及无言老师等。参观的包括：香港东区医院验房、香港九龙殡仪馆、东华仪庄、赖金记石厂等。导赏团的包括：香港印度教寺、锡克教寺、青松观、万佛寺、祇教墓园、香港马棚大火纪念公墓、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香港华人基督教永远坟场、香港仔坟场、香港回教坟场、香港和合石坟场、浩园、景仰园等。

第三部分：同学以三至四人为一组，须参考之前曾参加过的活动，筹划及实践一次“以香港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活动”。于此，笔者通常鼓励同学带中、小学的学生，去交通较方便的寺庙参观，或访问一些相熟的香烛祭品小店，以轻松的方法去达致功课的要求。然而，很多同学的表现与投入，却远超出我的预期。举例说，他们会透过自己的人脉和方法，访问一些“曾在死里逃生的”“有濒死经验的”“末期癌症的”或从事“临终或丧葬服务”的人士。应有尽有，而且纪录详尽。因此，同学的作业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出色，获甲等及乙上成绩的，稳占多数。也必然是他们大学学习历程中的一个美好回忆部分。

3. 课后反省

《死亡之旅》为“其他学习经历”的其中一个“自选主题活动”实践组。缘起是笔者教授《生共死》一科时，有不少学生向笔者反映“对外面所举办的活动很感兴趣”。然而，由于通识科的课程结构、定位和上课时间安排，除了可以为同学安排嘉宾专题讲座外，很难再安排额外的外出活动。于是，便衍生了这个《死亡之旅》的“自选主题活动”实践小组。而无论从活动现场观察到的反应，抑或从收回来的“学习评估问卷”结果得知，同学均非常热爱本组所安排的活动，亦十分认同本组的理念、设计。即“透过不同活动去体验生死的主题”。学科的《学生学习评估》分数，较之《生共死》更理想，通常达四分满分中的三点八分左右。而同学写下的自由评语中，有：“老师安排的活动很有心思”“很庆幸选择了这科，让我获得了很多难忘的经验”“整个课堂活动安排很丰富”“这科让我获得很多的‘第一次’，去了验房、殡仪馆。谢谢老师”“本科的经验让我对生死有另一些看法”“本科让我学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也改变了我对生死禁忌的态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修读这组的同学，后来也选修了《生共死》一科。而不少之前《生共死》的同学，也再参加了这组。形成一个颇有趣的环扣，虽然主题同样是生死，但一科着重“活动、参与、实践”，而另一科则较侧重“知识的培养和理智的探讨”。一科“动”，一科“静”。一科“活泼”，一科“传统”，但恰恰“相辅相成”。

值得提及的，还有笔者在安排嘉宾讲座及拜访活动时的一些失败经验。比如：在第二次开办这组时，我邀请同学发表意见，搜集同学想拜访的机构或想参观的地方。出乎意料地，有很多同学想我带他们到屠房、产房、火化场所和善终医院。但结果却是几经波折和努力，这四个地方均无法成事。未能参观屠房的原因，主要是屠房管理权属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及环境事务署，但被宰动物的拥有权却属五丰行。政府回复虽正面，然而五丰行由始至终却均以“没有什么值得参观”的理由拒绝。至于未能拜访或参观产房、火化场所和善终医院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于保障“私隐”“无暇接待”及“避免院友受到不必要的滋扰”。但无论如何，“经一事，长一智”，这些申请的经验，都丰富了我日后在安



排其他活动时的思量。

二、生死教育的四个故事

任教生死教育这两科整整十年，一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大学课程统整、所属教学部门教学人手有新的调动，我才转教其他科目。回顾那段日子，上课及外出活动期间的愉快及难忘片段，不计其数。《生共死》英文组的同事于2018年甚至举办了一次《台湾生死学考察团》，邀请了笔者做顾问。此外，以下的五个故事，尤其是部分当中的对话，颇能反映笔者于教授这两科时的实际成效。

（一）“老师，我该怎么办？”

刚下课，一位同学静悄悄地走近我，问可否向我请教一些相关本科事情的意见。笔者请她等一会后，就跟她聊起来。原来，她双亲一向非常恩爱，父亲于国内做生意，隔几天就要往深圳洽谈生意，而母亲则会等到他过关回到家后，才吃晚饭。一天，她父亲突然从深圳打电话给同学正在上班的姊姊，说身体不适，请她安排救护车在关闸等他过关。见到面，并请她暂时不用通知母亲免她担心……然而，她父亲就在几小时后去世。除了已请姨母帮忙照顾母亲外，姊姊亦向公司请假，准备打点父亲的“后事”。

同学说：“母亲知道事情后，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而且‘非常冷静’。”然后就问我，除了看顾好母亲外，有什么事情要格外留神？我于是提醒她，一般人在“至爱”突然离世到正式下葬期间，由于很多事情须处理，通常不会出现太大乱子。然而，葬礼过后，待她真正意识到“现实”，很多事项就需要注意一下。由于笔者没有受过“哀伤辅导”的正式培训，于是我推介了一位从事“哀伤辅导”的资深前辈给那位同学，让她尽快联络他……也由于这个经历，于接着的两个学年的嘉宾讲座里，我都刻意安排了“哀伤辅导浅说”的专题给同学。

（二）“这是否就是老师你提及的‘灵魂出窍’或‘濒死经验’？”

放学后，一位同学仁立在课室门旁边，似乎在等笔者离开。我于是问他：“有问题想问我？”他没有正面回答，但却说想跟笔者分享他几年前的一次经验。他说他很喜欢骑单车。几年前初入教育大学，一天放学后，照惯常骑着单车离开，但却不幸在往下的斜坡上出了意外，昏迷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又再过了一个星期才出院。

他说，本来也不想说。因为自己当时的状态与情况，都不大好。但刚巧上课时，我提及过有一些“濒死经验”的纪录，说有不少人曾经拥有过“自己被抢救时的画面记忆”。他就猛然记起当时昏迷前后的经历，问笔者：“这是否就是老师你提及的‘灵魂出窍’或‘濒死经验’？”

笔者那时没有直接答他，而是反问他：“你有没有宗教信仰？那件事之后，你对生命的看法有没有改变？若有，有什么改变。”他于是说了一大堆，然后就跟笔者道别。

第二堂完结前，笔者主动请他留下，而他就跟笔者分享了他过去一个星期中的所思所想。主要谈及自己对“我这样年轻，‘理所当然’地仍可以活下去一段长时间”的看法，并十分认同笔者在课



堂上曾提及的“存在主义对生命的看法”的某些观点。然后，又是陪笔者走了一段路后才道别。如是者，有四、五次在下课后，他特意留下来跟笔者聊天的经验。

（三）“原来死了仍然可以做有意义的事！”

带同学到中文大学的解剖室。听完介绍后，有同学问解剖室经理说：“是否任何人都可以捐赠自己的遗体？”然后，又有同学问：“那捐赠器官的，是否也是填同一份的表格？”

离开时，有一位同学走过来跟我闲聊，说：“原来死了也并非一了百了，留下来的躯壳，也仍可以有很多用处。”然后又问笔者：“佛教徒不反对‘遗体捐赠’和‘器官捐赠’吗？”笔者于是跟他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四）“我很后悔！”

那是颇特别的一节课。那天，笔者在课堂上播放了由圣雅各福群会制作的“在生者的伤痛”录像。内容大约是说“一位儿子因工作关系，没有好好把握住‘跟父亲最后相处’的时光……”看罢，有一位同学分享他与奶奶最后相处的情况。

那位同学自幼就跟奶奶同住，并由奶奶负责照顾他。奶奶很唠叨，但也很疼惜他。直到初中二年级，他才搬回父母家。中六那年冬天，由于要应付校内考试，他没有听母亲的话，多往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奶奶……谁料，就在他自觉有空的一天，奶奶已经失去了意识，并于几天后离世。

同学说时，并没有大哭起来，甚至连忍泣声也没有。但却连续说了两次：“我很后悔！以为在那之后还有很多机会。”并表示这也是他修读《生共死》一科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上述故事外，观察所得，一般同学于上课前后的转变亦颇大。有上课期间主动去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和电影的。有由第一节上课时神情木讷的，到最后一节时神情变得和乐喜悦的。有在开始时对死亡相关话题抱有排斥态度，而最后勇于发言及对相关话题持中和开放态度的。有开始时对老师敬而远之的，到最后在上课前主动打招呼或微笑的。总之，同学的正面改变，相当明显。

三、小结及前瞻

在大学里教授生死教育这两科，是笔者三十多年教学生涯中的高点。除了改革了部分旧有的教学观念和方法，为大学的生死教育注入了多元学科角度、实务性，并引入活动及体验式学习的元素外，由于上笔者这两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未来香港的中小学教师，特别是《死亡之旅》的功课设计，所以笔者于这十年里也间接为香港的中小学埋下了将来怎样开展生死教育的种子。

事实上，2016年前后起，在香港的大学里所开办的通识课程，特别是生死教育科，绝大部分都已经采用了多元学科及实践的模式去设计，而课程大纲除了要符合大学/课程/学科各个层面的目标能力要求（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外，亦用了“学习成果取向”（Outcome Based Learning）的格式去撰写，使教与学之间的行为目标更为明确和显著，更易于评估与量度。

在2019至2021年间，香港教育大学的宗教教育与心灵教育中心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



合办了首次以“认识生命”及“爱护生命”为主题的“终·生·大事”生命教育项目，开展了以生死教育为切入点的多元活动生命教育项目计划，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疫后香港中、小学亦陆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生死教育活动和想法，甚至“终后经验”（After Death Experience）也成为了可开放讨论的课题，积极面对了香港真正踏入老年化社会阶段的需要。

2024年尾，以生死殡仪为主题的电影《破·地狱》成为话题电影，由此引申的网上讨论及相关主题讲座与座谈会纷纷出笼，亦直接推动了香港整体的生死教育。

注释

注1：八十年代中后期，香港法住学会已举办大型生死论坛和讲座。九十年代起，圣雅各福群会一类组织，亦经常筹办相关活动。

注2：为准确肯定陈志坤教授当时开设《生共死》课程的意念和背景，陈教授特意以书面形式答复笔者的查问。上述引文，就是来自他的答复。

The Practice of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om 2011-2021

Abstract: Wong Wai-Hung is currently a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leadership at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this essay, WONG Wai-Hung shared his teaching strategy and experience of two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courses in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mely: Life and Death, and Life Tour, from 2011 to 2021. In which, he told us the origin of the mentioned two courses, how he re-designed the Life and Death course and how added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d experiential elements into it, and as well as how he developed a new experiential oriented Life Tour course and arranging the activities accordingly. He shared the positiv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courses these year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some stories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achievement of his teaching will also be found at the end of the essay.

Key words: Life and Death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Experiential Learning; Reflection of Death; Stories about death; Death

作者简介 (ID):

黄伟鸿，男，由2001年起，于香港教育大学教育政策及领导学系担任讲师一职至今。主要教授《教育哲学》《公义教育》《道德与决策》《生共死》《故事·人生》《快乐的追寻》《工作、消闲、生命意义》《其他学习经历》及《全方位学习》等科目。